張東海先生集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一目録

夢筆詩序
送松江于同知序　東山集勝詩序
贈周廷鳳南歸序
送鈞州守鄭侯序　送李給事中之南京序
送奚宗禮歸沂州　送徐士亨知羅田序
夢菴集序　送王學士之南京序
陳州志序　贈尚寶司丞沈廷美序
送張公實參議序　送計廷玉復任封丘序
送劉文裕參政序　西園留題序
泌陽八詠序　送盛以端參政江西序

雪航集序
贈王鎮撫授職序
送徐尚賓詩序
贈王景明太守序
九峯倡和詩序
贈范繡衣嘉龍序
送訢上人歸漳州
西郊笑端集序　於塢集引　思親詩序
沈醫師元吉序
海天秋月詩序
姜知州文博之任
任處士輓詩序
橘隱詩後序
送丁編脩歸省序
送郭大尹考績序
送徐景旻通判序
贈鑄印局陳副使序
送畢進士歸進陽序
壽椿庭居士詩序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一

序

夢筆詩序

以筆紀道之器也道有鉅細也久近也汙隆也純雜也離合也皆筆紀之也或謂筆以紀事未及皆道此不知道者也道何往而不在哉故曰筆紀道之器也古之用筆如此而已近古之書詹瞻視之好魏晉而下益甚則筆畫波勒之助不亦忘其遠者大者乎上海姚君舜（應道字）夫志於行道者而尤善書嘗夢人授以筆言者率

以江淹李白夢筆事況之予竊謂淹也白也皆未
聞道者夢之同否不可知而筆之紀道不容泯也
故序而白之不直爲辯夫告且告世之用筆者求
之於道何如也

贈周迓鳳南歸序

紫陽朱子萬世人豪也其在當時以單詞片語加
諸人後世銖較粟量求其許與抑奪之旨而定其
淑慝得失之實其書具存而在所許與者亦不甚
多見嘗讀景行堂記謂正介先生周穎之行信於
鄉閭於朝立言垂訓足爲世法意正介眞偉人而
朱子許與之至也惜未聞其後爲何如今年予以
會試寓京與三衢胡君彥超交其同館之士有周
君迓鳳與其從兄宗器者皆温雅有文問其世則
正介先生幾世孫也爲之歛容叩其世曰本出于
淮而唐初有諱美者用杜如晦薦刺衢州遂家江
山故今爲江山人而正介則已嘗參於學宮爲鄉
人之規範久矣噫朱子之言久而益驗而江山之
周可謂世有令聞矣然而崑岡難爲玉合浦難爲
珠世家難爲子弟吾方賀二子之家世而又爲二
子懼也蓋小有善不足以亢其宗小有惡亦足以

玷其宗爲之後者良不易也二子由邑校而登國學筮仕有日操脩設施將必能亢其宗否乎世無朱子輩則已脫有焉將在所許與否乎由貢而來行固取信於鄉矣垂於後世者抑可庶幾自信乎自信則於正介也有耀弗愧世家子也於其歸書以爲贈

送松江府同知于公之任序

史漢以來記吏治者多矣而無師教者未聞其能教者又不過記誦辭章句讀義疏耳盖自道術既裂不知治教一道雖有其人記者或列之良吏循吏而畧其教列之儒林文藝而略其治卒無統會於一人之身者噫此道不明欲世之極治豈不難哉吾松江近得同知府事者曰于先生準早務講學篤於躬行語言文字之末不屑屑也嘗爲舉子者十餘年爲衛輝通判又十年所在以五經授受弟子林立一以謹儀矩破驕吝明體用指聖賢爲的施之於政忠厚明果上下安之識者以爲能無治教之吏也然而以授經爲教則知之亦淺矣徵科獄訟追捕擊斷送迎遊燕辭受取與顯而公庭隱而衽席無非教也治也治教一源而同流者也

豈徒以講授爲哉漢馬融聚徒授業而遥侈自恣
教之蠹也唐韓昌黎抗顏爲師作爲師說然未見
其能教也宋周濂溪程明道朱晦菴之仕於當時
斯治教之吏也雖然弼也末學胡敢以三子望人
觀于先生之志則有在也先生將行工部員外郎
舒本直以弼居先生治下謂宜有言乃敢以是告
鄉之父兄子弟當求教於先生微科獄訟追逋擊
斷之外而不徙以講授爲也若於先生何敢云贈
弼雖遠在京師當側耳以聽新政則授教亦侈矣

遊東山詩序

景泰癸酉秋八月予來南都試畢領薦東山俞
氏文貴致簡餉騎邀予同薦諸君作東山之遊于
時聯轡徐行委蛇山陽遥見浮圖一尖聳出林杪
逮趨而前入靈谷寺寺據鍾山之勝
高皇帝嘗賜其額曰第一禪林入寺則古松萬樹
凝陰鵲翠夾道左右行三四里許始履堂基寺罹
災燬而舊覩未復惟餘書壁高下屏列漫漶剥落
令人意沮循除而東后下忽作彈絲聲群隸隨共
蹲之聲益繁應咸愕然驚異又折而北入草菴遇
老僧趺坐設茶餌劇談故舊事侍者導觀八功德

水水流曲折潺潺有聲孤松偃蹇若游龍盤攫于
上清絕尤最咸盥濯松下久之入東方丈文貴舉
（讀之令人恍然神游于東山之麓）
杯五七行皆充充有自得意周孟京乃絕取唐人
遊少林寺詩四語分韻遂起行唫松間時夕陽在
山涼飆襲人松聲摵摵與吟聲相應而興益豪各
出體裁曲盡情景以予首得長字俾引其端噫東
山之遊謝安石嘗擅當時寥寥千載下未聞有繼
之者吾儕是遊亦能繼之否乎然以司馬氏偏安
于茲安石居宰輔任登高北望新亭之淚殆不勝
灑何有乎樂安石而樂其樂也小矣吾儕生際承
平四海爲家樂無不在矧覩都會之壯麗山川之
秀鬱草木飛走之蕃育樂何如耶安石有靈將嘅
昔之不遇矣然則今日之樂豈易得哉詩曰
金吳澄（字眼）新霽涼飆襲衣裳漫赴尊俎召靡靡東山
陽弛策馬徐進微吟興騫翔岧嶢古招提熠燿揭
龍章萬松蔭虧蔽彌望鬱以蒼轉轉紆石磴登登
躐重岡山人導步遠爰覿神閟藏蜿蜒功德水一
匊清肺腸席苔薄留憩競掇澗芷芳緬懷昔人迹
訊之已昧茫而予自慶幸幸際時樂康幽夏歸一
統文軌同萬方　九重隆繼述

神祖業益昌于時苟弗樂負此白日光朋舊交勸
侑詎厭頻飛觴舉觴詹王氣靈祚天地長

送李給事中之南京序

賈誼董仲舒西漢第一流人也治安天人三策才
識鮮與倫比當時以之傅長沙相江都未嘗聞其
有不足意鞠躬奉職惟恐不盡而繼之涕泣者有
矣豈當傅相諸王獨優裕可爲於他職耶考之當
時已有尾大蹠蠡之喻斗粟尺布之謠卒至七國
變起非若方今之親睦恭順府僚坐享優裕也何
今之士夫聞有藩府之

命輒不樂爲至垂首喪氣食不下咽者使其處董
賈危疑之時將何如耶豈古人不擇地而安之耶
將今之人識有不逮耶莫安於分耶不可知也比
歲　命下妙選進士之文行雅飾者任以翰林檢
討隨侍　忻王講讀盖將爲府屬也而南京李志
遠以進士有名乃與焉聞　命驩然略無幾微不
足意聞者嗟異之未幾　王薨而改授南京禮科
給事中人交賀其脫藩府而郎清要且衣錦而歸
爲鄉里榮志遠又夷然不以喜人益嗟異之六科
諸公醵具以餞而王良璧又其同年者乃屬予序

之予謂君子遇事貴有定識識既定則榮辱得喪均不足以搖其中矣衆方詡詡我獨坦坦非有卓邁之識能之乎若志遠者可謂有識也已董賈輩固未敢以擬議然志遠方處言路天人治安之策正敷奏之秋又不待問而後發也又嘗恠賈之痛哭流涕頗失於激方今崇言激論猶弗克一振委靡未可以此深戒而狃循默也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久遠　清蹕怠弛不少志遠必有剴切之論以副朝夕之注聽乎正誼明道不計功謀利者斷有望矣或謂古今不相及非通論也堯舜君民者以伊尹自處尚董賈云乎哉敢進左右以贈

送鈞州守鄭侯序

華亭鄭侯由進士知鈞州論者曰侯可以爲能吏乎夫今之所謂能吏者必諂媚足以結上官機智足以籠下人矯抗足以干名聲鷙猛足以讋強黠巧取足以濟緩急侯可以爲能吏乎噫亦難矣有詰之者曰夫是之謂五蠹奚其能子謂侯廉乎曰廉慎乎曰慎勤敏乎曰勤敏正乎曰正曰是之謂五善有一善可以弭五蠹孰謂五善備而弗謂能

吏哉曰善矣吾恐古而不今也曰昔人有笯山鷄于市號之曰鳳而求售者傾市狂奔而環視之曰鳳有識者過之而詫曰鳳胡爲乎而笯之百鳥亦胡爲乎而背之衆閧然怒而詬竟斃之而去眞僞之不敵久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以五蟲罔人識者過焉終不斃之果能絀五善而反弗謂能吏哉侯聞之曰予習五善未能也察五蟲未精也斯行也能無以巧取誘我者能無以[illegible]設結我者能無以驕抗干我者能無以機[illegible]龍戎[illegible]能無以鷙猛讋我者凜然恐五蟲之及而弗能禦也侯之友張弼乃書以爲贈侯名圭字淑潤世有顯人若宣撫使公荆州貳守公尤卓卓者善亦有自哉

送奚宗禮還沂州序

沂州古琅琊也介於魯齊之境昔司馬子長嘗欲講學齊魯以觀孔子之風士生長其地者亦云幸哉夷考周漢魏晉之間其地往往有偉特人焉若季文子若管夷吾若荀卿若蕭望之匡衡若丹師若諸葛孔明若王祥王肅若江左諸王皆沂產也何唐宋以來落落不聞耶豈孔子之風久而泯耶地有盛衰耶抑紀載者之缺耶或曰古之人才盛

於北後之人才盛於南天下之大較也然殆非至論也因奚宗禮甫還沂聊與評之宗禮嘗遭三子綏綏從予遊予因得數接沂人知其俗之質直易與而聖人之化不終泯也矧方今 聖明在上儒特者將於斯而出宗禮還爲我詢之察之復有抱膝而長吟者乎有臥氷之誠孝者乎有著書垂世者乎有隱於市者乎有事功節槩赫赫可稱者乎亦有風流夷曠之習者乎前脩之可述宜有繼焉而起者爲我告曰世無諸葛公輩則已有則草木不知當不繫紀載之何如也毋俾前人以專厥美

送徐士亨知羅田序

夫避嫌者其在公私之間乎至公者無嫌徇私者不顧嫌避嫌者君子之事也是故別嫌之文禮經著之顏叔子使嫠婦執燭孔子與之若嫌之非常者則周公亦居東以避聖人之不幸也自道術裂世教漓則有小嫌以妨公假以濟欲矯嫌以邀譽者皆非也惟君子爲能避嫌故曰君子之事也陳壽以居喪嫌而貶議王參元以富嫌而不獲舉嫌於時者古之人豈少哉然壽不愼徵而來嫌參元勢不得已而來嫌吾文江陰徐泰士亨則遭參

元之嫌者也景泰丙子歲京闈大比學士劉文介公儼司黜陟士亨名在第一以文介之公忠二憸人負權力欲私其子而不得乃誣曰泰乃江南鉅家殆有私也憤怒抗章取士亨覆試于禁密地其文果允稱其計莫遂逮入會試又以嫌屈近者妙選才具試法律之學於御史臺曉暢精鍊焯焯著聲然竟以嫌而左授羅田令士亨始若不平曰使凍餒我父兄而道始可行耶富貧皆天順受而已噫富者人情之所欲士亨之出乃以其富屢嫌而屢屈士之貧亦不可少哉何富者往往得倖進不

冷語人咀嚼有味

與士亨類哉豈富之名特在士亨哉抑嘗有富之釁哉然士亨襲家世之積勢之不得已者君子不非焉況發解時雖爲二人所誣事益白聲益起哉今日羅田之命試以所難非玉士亨於成哉非揄揚士亨以君子之道哉君子之道顧自脩何如耳惟君子爲能處嫌也吾又有爲士亨慮者今往羅田事上官處僚寀少或非恪將嫌曰有挾也視小民少或非卹御吏卒少或過嚴必嫌曰不體貧窶也涖官伊始情志未孚處嫌尤不可不慎也雖然懲羹吹虀因噎廢食君子所不取敢曰忠厚正直

勤果以爲士亨臨別贈嫌弗嫌亦何必計哉吾之論有未悉也士亨尚有以復我

送學士王先生之南京翰林院序

辭婉而意直有古同列相戒之風

夏商周皆盛治之代也而後世之治出於周特詳不徒文武造周成康守成宣王中興之大制也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之生養微顯獸腓烏翼複窑伉門下及閭巷荒遐閨闥之幽筐笠之細靡不有聞豈其時近其文備哉去於諸侯燬於暴秦文非備也文武而上與夏商俱時弗後也蓋惟二南七月思齊生民崧高江漢諸詩傳播在人簡籍雖毀亦不能泯故三百篇獨全於後世而言周之治特詳也我朝　仁祖淳皇帝發祥啓聖於中都　太祖高皇帝肇基建極於南都迨　太宗文皇帝肅清纘述其宏綱密紀固掌在有司載在史官萬世攸遵然其委曲深微非史法所得而悉也弼嘗遊南都好從長老問遺踪往緒欲就一隙之光以窺日月之明傳聞罕覈滋久滋惑間見篇章亦多膚末哤蕪弗足稽也韓昌黎所謂揚厲無前之偉績鋪張對天之宏休非今日作者事乎毘陵王先生廷

貴拜學士之命之南京翰林聞者咸以斯任優游
恬曠若在風塵物表所謂吏隱者也弼竊以原荼
豐芑岐鳳囿麟待以發舒於咏歌者蓋有年矣今
先生往履其地撫其跡質其事仰　聖謨之淵弘
左右之忠藎而所以篤無疆之基業者不於此時
而述之將何俟乎不可謂　郊廟有頌而風雅可
略也矧編之簡籍幸徹　宸聰則可以鑒創造之
良艱持守之不易默格潛孚殆不必昔之侍細旃
伏青蒲而功自倍豈徒言治者得其詳哉吾知先
生之不自暇矣況南京之職文事者惟先生而已

少暇則應四方之求銘功焯以垂金石亦所以著
國家之盛治於攸久也先生何能自暇哉有鄉進
士李應禎者生長於南都好古博洽百年之跡頗
言之有據先生叙述於咏歌間其亦容贊一辭乎
弼辱先生之知於斯行不敢徒羨先生之暇也尚
聽雅頌之音洋洋盈耳駕　皇明於成周之上矣
先生何暇自逸哉

夢菴集序

古之爲詩也易今之爲詩也難何哉商周漢魏弗
論已聲律之學至唐極盛上以此而取士士以此

而造用父兄以此教詔師友以此講肄三百年間以此鼓舞震蕩於一世士皆安於濡染習於程督稍自好者率能爲之爲之者不亦易乎沿及宋元猶以賦取士聲律固在也我 太祖高皇帝立極治復淳古一以經行取士聲律之學爲世長物父兄師友遥手相戒不惟不以此程督也爲之者不亦難乎是故進取之士非無人之資博洽之學雖或好之而鮮克爲縱爲之而鮮克工惟山林之士或以此身爲少援寡助而後爲之然求其克自成家可傳不朽者千百而不十一也則吾陸先生夢菴集之行夫豈可多得哉誠力足以遡今日之難以拾古人之易者其勞實倍是可傳已弼嘗讀評之曰辭濃而清旨幽而貞猶僊宫眞館金碧煜煌而其中則纖塵不飛階墀如洗也使與温迂筠殆可髣髴也孟夢菴淵靜脩介不苟諧俗居邇城府累歲不入易學之外惟事吟咏故根本深固柯葉紛敷不可徒以聲律觀也鄉人陳以貞氏好文篤義鋟梓以傳予故樂論古今之難易而序之觀者毋徒曰古今人不相及也

陳州志序

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患文獻不足徵夫孔子之言天地造化也猶待於徵紀志之書摭實寫跡可無徵而作乎無徵而作非簡略繆戾則蕪穢庬雜不足觀也已　皇明承平日久州郡縣聚莫不有志而愜意者鮮盖存乎其人耳若陳州乃大昊之墟天下州郡之稱古者莫過焉自有文籍以來則當有載然燬於火汨於水刳於兵弃於人雖金石之堅存者幾何此固通患也而陳之所患尤烈盖國初城陳適董役者急功凡諸陵廟社墓穹碑斷碣悉灰之以資甃砌嗟夫遺文何所於寄乎賴典籍之載摹榻之本抄謄之牘傳誦之辭往往散見互出旁證曲引庶幾有徵知州戴侯景升乃於政務之暇留心記纂窮搜精覈而遺墟湮谷塵度敗篋之間殆無留良矣猶且歆然繆以予亦頗知往事以書來訊遂屬以序予念與景升生同郡其弟郎中景元中書舍人景暉又同朝而親與知景升之盡心民事熟矣觀此豈徒以簿書期會爲事者哉盖爲州治百世計也予曩嘗見學正張廷采纂陳州志似若過簡正坐無徵力又不逮也近聞河南提學副使劉欽謨撰中州勝覽殊稱精覈將入

梓而行則陳州亦在所錄也今又獲見吾景升此志一何快哉景升名昕文獻世家宜其爲政卓卓而克舉廢墜也協濟其事者州之某官某官云

贈尚寶司丞沈廷美序

中書舍人東吳沈廷美遷尚寶司丞有議者曰廷美才猷器局可任劇曹可執邦憲可牧大郡可幹大藩可叅大政昔者以其藝文俾典中書用一而遺八九論才者猶惜之今以之守天子璽符重固重矣無乃枉其所抱負蓄其所設施乎駕部郎張弼聞之曰過矣過矣昔東阜子申齊金父皆橐千金周行西北以購良馬逾年遇一駿於甘凉間競欲得之反面不相能東阜子申曰吾欲得馬以利戰威敵國之大事也是馬力充膽雄足無岡陵淖澤目無矢石殳矛視千里猶舍堠負金甲猶輕縑舍是殆無馬矣子欲何爲而攘我也齊金父曰吾之用馬也入則駐鑾坡押僊仗出則駕玉輅騁天衢必銜不妄振吻不妄歕蹄不妄投折旋中度罄控有儀豈徒以其色純其德良其力充不駭不擾而已哉吾閱馬孔多舍是無馬矣東阜子申曰唏是觀美之具奚以競我乃共質於伊文子子曰

伏衛之儀擇其精行陳之間用其麤具其麤者百一具其精者千一精麤具者萬一選萬而得一不以歸乘輿之奉乎無以易矣由是齊金父奉馬以獻咸服伊文子之善論馬也不以廷美幹名藩牧大郡執邦憲理劇曹參大政者亦猶是耶議者帖然下意夫　天子左右必才具衆長緩急有濟與當一面領一事者殊科此廷美之遷用人者沈思却慮而然膚見噪議能知之乎雖然人之才也勉而脩日宏滿而弛日削廷美其容自滿乎嚮用駸駸何所不至也是爲贈

送浙江參議張公實序

水居者曰吾性不好馳馬陸居者曰吾性不好舟游非性也習也水居而不舟游陸居而不馳馬斯見其性之有執矣是故跡山林而以好靜稱者未必眞靜也處朝市而靜者斯靜也處高潔而以廉稱者未必眞廉也臨財利而廉者斯廉也未見原獸不挾弓矢可許其能不好獵乎程明道不能忘獵心於十二年之久斯信周子體察之至夫周程皆聖賢也惟其能察而能克耳是故不與共處不與更事而能遽識其人保其終者未之有也吾與

安成張公實同官兵部者幾十年日與同事者幾一年始欽其才繼服其量今而益信其守矣正賴其磨鑢澄汰以求寡過爾　朝廷命下遽擢浙江叅議而往使弼何能已於情耶然公實之往專理銀鑛之務或疑山民競利時或嘯侶呼儔揮鉏奮挺以相戕賊甚者樹號美兵流毒良善故擇才而治之在武斷以威之耳公實廉而有容庶幾輔世長民之具非所以威山民也此不然夫銀鑛利之源也世所同欲民所由爭也以貪政臨之傅火以脂也以猛政驅之而又扇之風也此所以爲國之憂也廉以澄其源　變吾知公實當臨矣卧治多暇益勵所學則程子之能察能克亦無難矣陟方岳列卿佐其所成就豈與錄錄者等乎公實遠到之器吾計日而望之擬事而覈之不敢苟焉以諛也行且有日僚友飲餞以詩弼僭序首簡云

送封丘縣計廷玉復任序

計廷玉之宰封丘也既三年考績遂將以致仕告兵部員外郎華亭張弼乃其同窻友也沮之曰年未及政方成斯君子行志之秋也何以遽歸廷玉

曰古之仕也行志今之仕也事勢行志者惠民事勢者厲民厲民者以才稱惠民者負庸名厲民以事勢抑志以偷安顧吾能爲之乎是以欲歸畊於黃浦之上讀吾舊書養吾素也弼遂以其事稍訪諸當道者當道者曰藩司書其考曰廉曰愛府牒其考曰廉曰愛每歲巡視憲官報其績皆譽之矣無閒言也夫守令以是爲最使年及猶難於去況年未及耶徒勞童疏恐未遂志也廷玉洁歎而已乃怫然從裝赴任弼屬之曰子之廉而愛大本立矣俯仰事勢雖流俗常態亦有分所當者然其要皆尊上而安下也何歉乎凡聞嘗有一二不足於子之行已惟恃乎公論之在杜夫人心之公耶君子之行已惟恃乎公論之在也彼嘵嘵呶呶皆若蚊虻之過耳奚較焉然而自反之道則不可廢我廉矣或明未足以悉事明矣或威未足以懾奸弗明則欺弗威則玩矧封土邇都會之所嘗往來之道下多游民上逼大僚奸僞滋熾徵發卒迫爲之宰者可弛威而憚鞭朴之繁乎憚鞭朴之繁則徒潔已而無以立事何以行吾志而大惠於民乎用威在明毋憚繁也往矣吾日

聽子之威明何以歸爲哉吾與子生同歲得歸當同歸也遂舉酒成禮而別

送廣東左參政劉公文裕之任序

嘗愛古人於立談之頃指顧之際單詞片削之上七著履舄之間至何甑舒嘯之微皆能知人之才具期以公輔擬以任使決以臧否如詘指筭計不少爽何待事之大處之久而後知哉誠識鑒之過人也已又有共事彌久漠焉不知衆論所歸而後爲然猶未必信者又何其憒憒之甚哉豈蔽之哉將忌之哉果其識之不逮哉何與彼懸絕也弼二十年前聞鄉先生御史施仲告云吾教浙江之定海得一佳士曰劉洪字文裕者年少質敏器偉量宏用世之俊傑也子他日必自識之及弼取進士至京問諸人則知者鮮其知者亦但曰劉某攻場屋之業能古詩辭耳弼以謂此出身之資應世之藝耳未足論也又聞其初嘗授官南京刑部精法律善讞詳耳今官武選勤簿書習條例耳是皆因官脩職士之常也遂不以爲異及弼備員兵部幸與文裕爲同僚始見其凌已者若不聞惠已者若不知職事紛攘泊然以應不難難不易易暇則美

琴書若不知身在聲利場中者乃信其不自表暴以取名宜憒憒者之不知沉浮郎署廿餘年視之如常也嘗出佐軍旅事於西北運謀必當奏功又叅下馬磨盾鼻作露布爽闓動人斯言軍旅非其所短矣然未試民牧且曰民事非所長也噫知人固難何憒憒者不能遐觀傍推若是之甚哉夫君子既具奕才則所投輒効禮樂文章兵刑錢穀凡天下事何不可爲若因一事斯信其一能梢有識鑒者不如是也文裕循資至郎中以西北功食四品祿亦久矣久而未遷憒憒者又笑其固此則誠固於義命不能巧竄也然公論不廢一遷輒至廣東左參政則亦何待於巧宦而速化哉今爲參政則岳牧之寄也於民事將果能耶若曰文裕循資至大方伯超擢至六卿此有義命弼不知也而於民事尚何待言哉況廣東地大事繁將無不能也憒憒者以爲何如文裕行僚友出祖俾弼作序弼我思古人又有知者

西園留題序

西園之勝甲於東吳主人之贊雅與園稱是故文

墨之士往遊於是者日衆題咏日積摹寫風景宣寄性情之作不一而足主人既珍襲之爰命厥孫時茂裝纊縹冊名曰西園留題俾繼今有作者聯書之且屬予爲序予於西園造游熟矣徘徊峯巒竹樹之間亭館沼沚之上或陟而嬉或坐而息或蔭而風或沼而濯或聽琴或觀奕或觴味笑歌或布武登樓徙倚闌曲指九峯於天末望三泖於煙際靈踪古跡彷彿可尋是西園不特甲東吳之勝而東吳之勝舉皆西園之有也然此特常見者耳至若朝陽夕陰四時之化百物之變草木魚鳥之狀雲霞雪月之態可喜可愕因人而異萬有不齊契會之妙人各得其所得而不能相通者也惟得於中而形於題留於冊遺於久致於人則已之所得可通於人人之所得有通於已人已之間均契其妙則其所得不啻倍蓰於常矣豈不快哉此留題之冊所由作而主人之好事益以著也主人爲李德銘序之者張弼也

泌陽八咏詩序 借汲水賢人之詩化無爲有

泌陽南陽之屬邑也臨川黎之大先生嘗令於斯公暇輒肆游覽以發舒精神宣暢湮鬱乃擇其山

川景物之勝槩倡爲八咏率能言者和之吾上海邑令李侯仲繩推桑梓之敬以圖其不朽遂梓行之而屬序於弼弼謂八咏之詩有曰沁之洋洋可以樂無庸贅言嘗愛衡門之詩(篇主意在此)繫於飢說者謂賢者無求而自得又疑衡門之陳豈別有所謂沁者乎不可知也然地因人而勝山川景物若在所緩是故廣川以仲舒名隆中以孔明名昌黎以退之名溱水以君實名上至洙泗濂洛以孔顏周程而昭昭於天下萬世也沁產之人吾不及知若今李侯之敏博廉毅治行超卓非無求而有爲者乎抑衡門之風久而未泯乎將以之而名沁陽有不在八咏之外乎矧沁陽在天壤間遇黎先生而八咏始出因人而勝益不誣矣弼不佞用著首簡以俟觀風者

雪航稿序

雲間之文二陸名世晉室平吳亦推稱之不已盛乎自後作者代頗有人然以巖穴而晦事功而揜亦不少矣矧雲間未陞郡時或隸蘇或隸秀故人物之見諸史傳名不以雲間著若龜蒙固二陸後也宣公敬輿亦雲間產也圖志遂弗之考類多缺

逸由宋迨元文獻益盛元之中世鴻生碩彥共締詩社詩道益昌迨入　國朝顧謹中以雄肆環奇簡知　高皇帝而有經進錄行世袁景文在野集之渾厚含蓄識者謂遠逼盛唐管時敏蚓竅集之清麗優柔謂可與袁方駕他若張樞張璧吳子愚輩亦各成家有足傳者近則雪航王公二三君子遊迹嗣響而雪航稿由是而作也雪航蚤欲有爲學無不講出遊兩都名動縉紳與之論事悉中肯綮故冢宰蕭山魏公驥亟稱其有仕材非苟言也落魄不偶而以詩鳴夫豈其得已哉然其措意鑄辭動合矩矱不爲叫呼吒咤之豪寒酸咿嚘之陋掇拾摹擬之工雕鎪剔抉之巧盖鬱其疏遠之才而發之於詩其勢自爾也其不可與諸前輩差肩接踵而並傳耶抑嘗觀前代名人詩選或一人數十篇或僅一二篇盖詩之精醇自古不可多得且欲斷自　皇朝之初歷選雲間諸作名曰雲間雅音若斯稿者豈不在所多耴乎所愧鄙淺無侶且繫名迹言卒未踐也用書末簡以俟

送叅政盛公以端之江西序

古稱爲政者以移風易俗爲難盖非有其本者不

能也有其本矣非持之以久不能也是故虎狼噬人驅之而止洪水墊溺疏之而止旱暵爲厲一雨而止劇寇天兵戡之而止惟風俗偏敝不可以力競不可以智攻不可以期近效所以難于禦大災捍大患也若江西大藩文獻攸萃民服農商士尚經術海内鮮儷然郡縣之間文獻彌盛健訟彌張珥筆懷牒者百十爲曹鏖空扇虛變幻奇詭雖絕人之辯莫能致詰詩云雀角鼠牙未足以爲喻也嗚呼豈經術使之然耶而世之知經者未必然也若曹不知有紛耶而儼然嬰冠束紳者亦或蹈之何也將假經以濟姦肆姦而賊經耶經而至斯戾亦大矣然不世之士往往挺出其間豈以訟徒苛責深求能成人之聽耶何斯賢之化反不能及皇明撫治百年良吏臨之亦既多矣抑山川之秀有戾氣以間之歟皆不可知也吾鄉盛公精學有聞凝然重負謹厚慎密内明外和嘗任兵部之武選而釐奠設條績效獨著近任工部之營繕甫逾三月上下咸愜真良吏也化民成俗之本立矣協恭寮案期以歲月頓風陋俗縱不能頓革寧不少爲止息以從善良耶

吾不信也昔人謂天下無難事書以俟之公名綸字以端以戊辰進士起家云

橘隱詩後序

予讀離騷嘗恠屈原之辭賦爲古今獨步志操與日月爭光名聲與天壤悠久非千載偉丈夫也哉乃栖栖于時彷徨山澤間覩江陵之橘而有感其逾淮而枳也輒以自比作橘頌而反覆乎受命不遷深固難徙之意至謂其行比伯夷而欲置以爲像焉吁橘特一木之微何頌之至是橘適觸乎原之懷原之懷遂因橘而寫也原不遇橘何幸而遇哉遇於一時取重後世正人莊士因物反己於橘不能無槩於中矣吾友俞君仲學繼世業醫嘗以橘隱自號徵文於予予以巴叟怪說蘇耽僊術諸作屢及之無庸贅言姑舉原之所以頌橘者復之庶幾爲身心之益盖仲學遭時處地雖與原異然溷迹於市而不爲市道不競贏邪不射乾沒冲素自持雅有志操者其亦有侶於橘乎侶於橘而隱於橘使愈進而大愈大而彰則又橘之一遇云爾尚俟予過隱所調商弦揚楚聲歌橘頌將復有起於仲學也夫

贈王鎮撫序

鎮撫武階之執法官也故長於軍所者千戶也亞千戶者百戶也亞百戶者鎮撫也鎮撫雖亞百戶而實貳千戶以行　天子之法所以部轄設施與千戶侔而倍蓰百戶者千戶曰可鎮撫曰於法不可千戶曰不可鎮撫曰於法可與千戶相可否以行　天子之法以福卒伍之士千戶位雖長孰能戾法而爲耶故鎮撫者亦一所之要職非通法理知文事者鮮克舉之景泰癸酉松江所鎮撫王君佐之京嗣其世職而歸其卒伍之士言曰是能執法而福我者相與覘其庭詢其政大夫士言曰是能執法而好文者與之厚者規以其父之政盖其父忠嘗好文而知法摧強濟弱風采動人父卒其兄輔嗣兄卒君今嗣之故厚君者以是規之且徵予文爲贈然予何文哉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予敢曰行法有要在身身正法斯可行上之恩斯不負矣士卒之心斯悅從矣於世職何愧哉既書以贈君復系之以詩曰天狼睒睒時出沒弧矢光芒正蓬焞　九重厲精庸庶物蒐羅才俊罔遺逸爪牙世臣襲華秩感恩思奮心如怒握劍提戈聲

啐嘩我苗斯嫮髮斯櫛腥膻汛掃南北一露布奏捷星馳疾喜動　天顏重進秩虎符煒煌耀朱芾丈夫才氣斯弗屈汗簡垂名皦於日

送丁編脩歸省詩序

昔司馬相如拜中郎將歸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鄙人榮之沂公王曾及第歸青州郡守軍帥率父老具樂郊迎公乃從間道人謁不敢當禮人恒云古今人不相及沂公後相如千餘載何其超絕歟相如流落市井徒以辭華相如遇若沂公三試皆首選而出又當何如論士者不必究其始終於一端而窺之亦可知其成就矣近時以僥倖一得往往效相如所爲以誇市兒竈婢吾嘗與翰林編修丁原敬論竊爲世俗歎原敬蹈道績學出自高科庶期學顏志伊者若沂公未足以範之今賜告歸省吾雲間之仕於朝者分韻賦詩以贈道衣錦之榮備矣予妄以沂公之事望之亦挽流俗之一機也噫國家清華之職天下人望所在所以自處其厚而挽流俗之薄者夫豈一二可指數哉矧雲間素多士必將有紀述以播于今俾於後者吾側耳以聽

送夏官主事徐尚賓序 代劉廷美作

天下之事成於才充於學要於道道行以時時以適志志適則道行而事濟矣然時不易得也志不易適也古今豪傑鮮不患知遇之難也得其所難則道之行也易易焉耳吾友雲間徐君尚賓究心正學蚤以才子名於鄉邦奮[illegible]以[illegible]擢倫魁而且低回晦澀者數載始授夏官[illegible]若遇於時矣未幾以內艱去志未適也[illegible]尚書馬公言於 上促以就職命下[illegible]家以起之繼命巡撫郝憲崔公以遄其行過予吳門予偕所與知者餞之各賦詩以別然不以別為意蓋詩以幸吾尚賓之際其時適其志展其才行其道以成天下之事不負所學也予嘗具員從尚賓後知今之仕者[illegible]若際時不易適志者衆勢不得與上官可否事[illegible]也公於可則可公於否則疑疑於私則廢其公凡其志才何由而展哉於戲此仕者之通患也吾尚賓受尚書公之知必能相可否事以行其道以濟其事而不負其才與學矣詩以樂道之夫豈私哉然則難遇而遇者事之機也天下之事皆分內事也理分內事以仰副 上心以無負

尚書公之知端於是行占之詩凡若干首其一予作也而未足爲贈大雅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請爲尚賓賦之

送郭大尹考績序

華亭郭侯考績將行拂策筮之得鼎之恒其繇曰鼎玉鉉進士趙弘濟以告東海張弼弼曰子知玉鉉之占乎不易致也夫鼎以養人爲義飢者食之寒者衣之疾者發之病者愈之危者安之逆者順之違者威之戕之死者奠之祭之又爲其子孫謀之此所以鉉養也侯任養之之責者九載亦勞矣哉是故一饋而三起一息而九寤慰下而下或未盡安事上而上或未盡孚惟持其素養定見譽之弗喜曖之弗親毀之弗頌震之弗殄如是者九載上下愜志猶鼎之出否而馴致金鉉之利貞進于玉鉉之吉也玉鉉之吉又利貞之驗也非君子之貞而吉人有終也九載無悔乎不易致也或曰鼎方薦而鉉輒閑耳將陟明廷爲耳爲目爲股爲肱爲心爲膂又將出否而馴致玉鉉之吉斯閑矣利貞之戒曰嚴則侯之養人者曰充以大養於人也其不負矣彖曰

聖人亨以亨上帝大亨以養聖賢侯將以是贊聖天子憶萬年之化矣玉鉉之占豈苟焉易致者乎弘濟口易之占有是夫利貞之戒其効大矣遂錄以贈侯之行

送黃州王太守序

昔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飯牛而牛肥夫爵祿之心何奪於芻牧而牛之肥瘠係焉今之牧民者以爵祿誘之下以爵祿承之知誠於愛民者總何哉宜民多瘠而少肥也學古知道之士身雖廢於爵祿之中心自立於爵祿之外則無往而不用其誠矣若曰是可以便簿書是可以赴期會是可以悅上官是可以起聲譽則民之肥瘠邈焉不屬於吾矣今之能吏者多用是道甚而下者曰是可以結權倖是可以來苞苴是可以爲捷徑此又弗論也噫豈朝廷設爵祿待士之本心哉嘗與吾鄉王景明論此撫几浩歎又患察於誠僞之間者不多見也今景明拜黃洲守中書舍人沈廷美與之厚屬予言以贈之景明由進士仕南京刑部歷職正郎其聽訟善矣操履正矣聞黃之民頗習墮窳健鬬訟皆不足治也特愛民誠僞之辨敢舉而濟吾

焉學古知道者必不爲流俗之所拘也

送徐景旻先生任韶州通判序

古之仕者不違其鄉政化之舉也良易矣蓋生而有識卽習閭閻之好惡守長之得失聞吏胥之奸憲損益興革之事皆素講而厚蓄之者一旦舉而加之於上語言習尚皆與民通米鹽雞豚之細家人筐篋之微鮮不周知也撫綏之師表之豈不易哉後世仕必違其鄉走千里萬里外而遽卽於民上不識方向不諳土宜言須譯動輒詢政參依違隱忍久而後可知志耳其難易遠不侔矣然後世

不爲其易必爲其難人不古若勢所不得已焉耳仕匪其人使違其鄉猶有以子姪姻婭用事蛇盤蚓結鴟張狼噬而莫敢誰何吾民者況可使之得肆於鄉哉故遠其鄉所以亡防也噫仕者皆君子古道今可行也今將於吾友徐景旻試之景旻家番禺相去不數日程俱隸廣東藩司往來韶州通判韶與番禺者景旻溫厚清慎無等文翰殆無施而不可仕於鄉固無令世庸人之過舉矣然則山坳澤奧有芙兵而阻吾民之耒耜者乎豪民黠吏有珥筆而毀吾民之俎豆者乎有巧刻

奢伏蕩吾民之儉撲者乎有桀驁狼戾悖吾民之常胥效成風者乎有一於此不能不爲善政之疵吾方爲景旻凜凜若陟萬仞之厓俯觀蛟鱷之淵也景旻必有以處此使談者信古道必可行於今則吾輩好古之迂愚者亦有光矣有使從東南來者時一詢之

九峯倡和詩序

九峯者吾松江之名山也曰鳳凰曰陸寶曰佘曰細林曰玉屏即薛也曰機曰橫雲曰天馬即干也曰小崑曹君時和世家富林正九峯環挹輸青獻紫之所讀書其間題曰九峯書屋人遂以九峯稱之因自號焉書屋盖久矣燬而復建時和以詩落之寄其弟刑部主事時中時中既和能詩者皆和聯爲卷帙徵予序竊念我朝取士專以經術略於辭華故每科賜進士第者多或三四百人深於詩者百不三四人成化甲戌歲進士三百五十人時和在高第獨名能詩且善筆劄觀政吏部時廬陵王文端公爲尚書亟稱之曰文學政事人也未及受職以事家居朝野惜之時和乃益讀所未讀書夢寐與古人爲儔詩益工矣然特其餘事耳昔柳宗

元在唐獨以詩文雄視一世與韓昌黎並以詩較韓則又不能無伯仲也乃當時取士所尚士皆專工宜其卓卓如此時和獨能旁及之孟與古人專工者爭衡豈非尤卓卓者耶詩之格製且弗較時和之困頓侶甚於宋元而宋元一發於詩時和則不多見其中殆有間歟豈經術所養與詞華所窺者終有淺深歟以時和所養止見於篇章間不幸甚矣當路者曾有不幸而失斯人之歎否歟豈有而尼之歟將時和之命未遇歟抑人之未遇也命者不可知吾方誦其詩深爲九峯草木魚鳥幸也是爲序

贈鑄印局副使陳啓易序

昔秦使九方皐相馬報曰牝而黃往視之牡而驪也孟得其精忘其麤耳流俗論八者徒以地望言豈知人者哉是故高官大爵輒謂其賢且能否輒愚之其惑甚矣農畝之秀山澤之癯屠沽之傑其才智豈果盡出高官大爵之下耶如京師百職所萃豈果皆當才也耶以此論人失之遠矣金臺陳啓易在禮部爲鑄印局副使困卑官也吾與之交不計其何官但知其於書深六

義於畫入妙品於詩清縟耳於接人恭而弗蹈和而弗隨耳守其職確勤耳廉公耳事上官順而不屈臨下威而有容耳雖然吾與啓易亦得其麄得其精者中書舍人李應禎乎盖啓易自少隨伯父通政公於南京又嘗從師於姑蘇應禎與交久嘗許其孝友端諒有仕才局副使非其志也盖有待也此吾未足以知之然而啓易嘗以墨妙遇好友輒與寫神將悉得其精乎游戲事不得其精固未大失然啓易亦嘗觀人於麄乎否也其同局盧大用輩欲予有言以表其長宣其鬱噫安得九方皐之術以相天下之士哉不勝爲啓易發大行臨軍之歎

贈范繡衣嘉龍序

吾同年蜀郡范嘉龍昔待其先君國子學錄于京師時穎敏已有聞負才望之士咸樂與交學植日富景泰丙子遂領鄉薦成化丙戌登進士第同年中推嘉龍之文敏博豈蜀中山川所鍾有蘇氏父子之風者耶然既明經要諸伊洛之旨誠有異於彼矣豈虞文靖所謂蜀厨濃醯厚醬者耶尋拜行人以廉勤聞輶車所至岳郡縣悉悚敬之甫三載

即拜御史噫世嘗患置囚者於陸馳者於江湖操
耒耜者命之纂組杻杖才而僨事者多矣以嘉龍爲
御史則異於是蓋其爲行人時於事之利害民之
趨背吏之臧否已嘗熟究而欲規爲之特未施設
耳若某郡驛傳道里便於上下者輒疏聞于朝
公論儲之其未行者何限今則奉職而行決河而
東走九而下也孰禦哉囚者於江湖馳者於康莊
丐婦事纂組也奚勞哉宜其不數月聲譽勃然爲
名御史也雖然古云言之易行之難今御史按部
於外行之易奉職於內言之難　聖天子樂聞善
言以貞百度言者自多顧忌一人欲言也必會諸
同官達諸長僚已曰可言而同官不從則已同官
從矣長僚不可則已動輒掣肘十言九已誠欲其
言者亦沮喪矣是故朝陽鳴鳳久莫之聞言之難
哉果言之難所謂行之難也已嘉龍爲行人時已
有言令爲言官不難於言也當慎擇而勉之則所
謂敏博之文實用見矣行人司正李時舉亦同年
也偕嘉龍舊僚友賀之俾予言嘉龍擇焉

送畢進士歸遼陽序

昔司馬相如歸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

驅時人榮之史遷述之至唐詩人猶誇之然高識者讀之未嘗不陋之予亦嘗竊思之是時當洙泗絕學伊洛未奮斯道不明人之失正宜其是陋也已豈獨相如史遷哉然來京師聞一二宦成而歸者亦踵此弊覆見過於太守縣令豈陋習猶未泯哉今年與予同登進士者三百五十人奉詔而歸者半予與厚者皆以此言告之遼陽畢廷用乃以婚禮未行　奏允而歸之鄉鄉之先達數公命爲文以贈之且曰廷用以妙年取高科儒先君子所謂不幸焉者當有以戒勉之予受簡而增愧盖廷用質美而識超若高視千古欲與豪傑之士爭衡者彼陋夫何足云哉但余與廷用亦不可謂不厚此情宜無隱但勵學旆行其道多端此誠不足論矣然則今人之善未必無史遷述之亦未必無詩人詠之遼陽多君子公是公非予必聞之廷用行且勉之勿謂我陋

送訢怡庵歸漳州序

予嘗寓北京慶壽寺者逾年寺僧之好吾儒經書耽唫咏善筆劄者時來獨唫窩中講議多秀質美姿敏於進業而深嘉嘆之若智訢者尤温雅謙虛

讀經雖未得指授亦領解其義往往有造微處規倣趙文敏公書法已得形似詩亦清婉可觀顧其年甫逾冠駸駸而進良可畏也今年既領祠部牒職其教者數輩咸推獎之共舉以主董奉山之良巖寺在福建之漳州乃其父母邦也訢受檄而悲喜交至盖曰吾從師遠遊而母昔矣今得歸而葬吾母展墳墓問親戚吾平生之念遂豈但以主一寺擬座令衆爲事耶余聞而歎之盖天衷民彝摧抑銷鑠厝一爝之火於重淵之下宜其萬無遺餘也何以終不泯熄耶於此可識良知良能之根於生而生不隨誘而滅矣冠裳之徒聞此尚有負心者乎吾謂訢之此行亦媮俗之礪也其同袍需言以贈遂樂爲之書訢號怡菴

壽椿庭居士六十詩序

吾二兒弘宜來省于南安將歸請曰明年伯父壽當六十鄉里皆預擬其儀齎酒以爲壽善詩者佑以詩姻族兄弟子姪甥婿亦有倡和以致祝頌亦可無序乎吾謂弘宜曰爾來前爾知有壽之道乎曰有孔子曰仁者壽曰然仁道大矣固不可易而言也爾知謹疾者壽乎曰然曰爾知謹禮者壽乎

乃凝思而進曰未之知也曰禮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固寧不壽乎曰然曰爾伯父少嘗遘疾曾祖守株先生早晚面誨之又書一紙置于巾笥中曰智者能調五藏和爾伯父奉持惟謹一舉動一飲食不少忘斯言世之謹疾者殆不能過也壽之道也爾伯父以禮裕身以禮持家凡冠婚喪祭一遵朱子家禮又倣義門鄭氏家規歲旦月朔時講而課之凡鄙野所習淫昏之祀痛拒不爲里豪俗輩左右牽掣喧噪而不一顧可謂勇於行禮者矣壽之[illegible]謹疾謹禮皆左

所受而見之明行之決非仁者之事乎非仁者之事乎曰仁者之事也宜壽也曰吾是以知不待祝頌也然祝頌者人之至情古詩三百千萬億之祝多矣豈徒然哉爾歸當明年秋七月廿又六日伯父誕日也爾與弘正倡率諸子登天恩堂爲賀我亦有詩曰東海西堧壽椿鬱然爰有居士億千萬年蓋椿庭居士乃吾兄汝輔之號也諸子歌此詩庶幾慰我數千里外相望之意云

西郊笑端集序

皇明初松江之善詩者御史袁景文爲最判官陳

文東鄉貢進士陸宅之江西僉事董良史處士吳
子愚輩亦相頡頏鐵崖先生會稽楊廉夫避地而
居松其才贍氣雄震耀當世則一時才士皆宗之
往往高古不逮詭怪層出又景文輩所不屑也自
後漸入纖巧初學惑之識者惟宋景文焉景文有
在野集近方板行而良史輩特間采錄於編類之
集耳光祿少卿周尚文乃吾松世家其曾祖汝明
嘗館良史於塾祖仲鼒其弟子也得其所著西郊
笑端集者藏於家父封中書舍人溥欲板行之而
未果尚文遂躬爲編校而行之盖所以厚前輩或

先志惠後生也集凡若干卷詩家諸體咸備應世
之文亦附焉欲觀良史之全者無過是矣盖良史
步歷艱虞竄伏田野漫爾而仕漫爾而歸歸潔其
身而已詩文亦漫爾而著弗冀有傳也今光祿公
乃俾爲不朽之盛事其忠且厚當何如哉惜良史
素務韜晦其出處之詳宦業之大不得備見以爲
後法而徒以詩文鳴亦云不幸矣幸而有傳光祿
公之力也又安得如光祿者咸蒐羅前輩之作併
刻而傳之使後之學詩者以鄉人而師鄉人氣味
相近不至頗僻以成吾松之雅音云

於鴈集引

於鴈集者吾友德慶州別駕黃浩然所著也向在國學時日相過從時出數篇諷詠賡酬之信得風人奇格評者謂近體差於古體七言差於五言要其致王右丞之流歟別去又三年所得將大異乎今拜德慶之命以行後會未知何日惜不得相從於公暇坐榔陰酌荔漿含咀其雋也引於篇端以要後之大成云

陳氏思親詩序

予昔游邑庠同齋屋者數輩惟陳孟暉爲之長嘗御尊俎群歌古人詩孟暉則悄然不以應強之則曰吾不能彀律也或鼓琴群坐而聽孟暉則悽然亟退挽之則曰吾弗知音也間對奕而衆方旁睨閑然勤語孟暉則弗一顧然與之論詩亦未嘗不好與之語絲竹音節轉變勝負亦往往洩其故予頗訝其爲知而弗好而弗樂者數數詰之一日喟然而嘆潸然而泣曰子不深吾先君子也先君子在時每當良辰清夜或對佳賓勝友則焚香鼓琴分曹對奕或鳴鳴羌簫管飲半酣則揚觴高歌

君子違棄墓木且拱睹其事則弗能爲懷因弗復
舉也惟夙夜黽勉覬獲升斗之祿以養老毋庶不
負先君子之教爾玩愒歲月齒髮日衰不敢以此
告人豈吾子年少者若耶言畢又泣自後予不敢
以此強之然距今與予不相處者又且十載中更
多故毋氏又歿遂家居授徒息仕進之意今冬以
書來曰吾自退守田廬碌碌於衣食間累夢吾先
父母儼若生存豈以不肖不克成厥志冥冥中亦
未忘耶子嘗爲我賦思親之詩須予以序予執書
而歎曰於戲予知孟暉之心久矣其思親之痛鉅

矣獨怪夫天者不可必使孟暉之至於是也然孟
暉修之已者當不以是而沮勗諸後者當不以是
而怠則所以爲孝者益大不止徒思而已且又以
觀夫天之定也因序之以俟孟暉名昱父諱士英

贈醫師沈原吉序

賈誼云古之至人不在朝廷則在卜醫之間其果
然歟扁鵲倉公古今稱神醫者鵲之治病聲動諸侯
而秘所傳方倉公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家
怨之要皆挾中淺量使之處於朝廷亦未必能過
人也至若倉公之師陽慶則以富給而不爲人治

病近世李杲亦富而高謇病家不敢輕謁問之使
處於朝廷亦未知其何如也然而誼非妄人殆必
有見而言前乎千萬世之將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將
來豈可厚誣天下無至人之在醫者或有之而史
籍不及登載或登載史籍而予未及見或覆爲醫
而掩其名或以之自逃而終不以醫名諒不無也
夷觀于今雖其術有未造二三子之神其心坦夷
不挾有不高謇而才堪時需若沈君元吉亦庶幾
乎此者也元吉家饒於貲而世其醫術凡病家謁
已不計疏戚莫不盡心赴之與之議時事委曲周
悉感中肯綮故鄉邦大夫士多推重之居位而有
力者屢欲援也元吉乃縮首畏避而不一屑就蓋
可處朝廷而膠於醫以逃世者也範之以吾道其
能無讓乎予友蔣廷茂病阽危殆而德元吉起之
徵言以贈遂一言之亦以藥其逃世之病也元吉
其少廖乎方今聖明在上鄉用才俊出也茲
其時矣元吉勉夫

海天秋月詩序

周禮太師教人六詩以風雅頌爲三經所以部分
聲音之節賦比興爲三緯所以條別制作之體也

由古以迄今詩之變屢矣三經之義微矣唯三
緯之行乎詩萬變而弗泯焉若海天秋月之作三
緯之比也蝕斯鶴鳴之疇也孰作之鄉貢進士計
璠也曷爲而作矣上海邑令也孰爲令
仲繩也矣之者何矣其廉也曷爲矣之達輿情也
海天秋月曷以比廉天涵海則益清月至秋則倍
明以清明之極形侯之廉也侯以威懾姦以惠立
柔以文作士以忠事國曷止曰廉古以六計奠群
吏皆先以廉廉者吏之本也廉曷以爲本廉則公
公則明明則事理事理則民安民安則國從而安

於邑乎何有然則璠之作殆亦得其要矣璠既作
之群起而和之或興而比或比而賦三緯之義槩
見乎其間三經之義亦庶幾乎有在矣今世無采
詩之官詩之達弗達弗達弗計然公輿論於廟堂之上
亦或於是而徵矣陟崇階膺重寄以佐　天子之
明下以牖斯民之昧則海天之月又將無遠弗届
無幽弗燭矣豈特一邑人士之私言而已哉

任處士輓詩序

夫輓詩昉于虞殯紼謳雜露蒿里之作盖引紼臯
柩謳歌以相哀也然不載於禮經者以其彌文而

非哭踊之際所宜辨也近世之輓詩則又不然特頗類黃鳥之哀三良耳若唐人之悼亡哭友亦多矣然皆出於人之本情非人子所預也今之俗效其親者率欲多得輓詩爲事有纍然衰絰走人之門者甚至恐觸人諱冒吉服都騎從而往者於情何堪於禮何居於事何益哉然又有可觀者或既祥禫或越數載不忍死其親沒其善其以輓詩爲事則厚之道也而非之者又當有擇若生爲人所敬愛死爲人所悼念則哀之若生爲人所畏惡死而人慶幸之則何哀之有是亦天理人心之公又君子翼善遏惡之機也可輕狥人乎哉若天台任處士守仁素履爲鄉邦[illegible]久矣弗占一命而卒是可哀也今墓木且拱其[illegible]純一惧其善之弗彰汲汲祈諸作者於禮無咈於孝有加於俗不苟誠可與也已故序諸首且以解人子之惑於俗者

送姜文博還高唐序

予官京師者久接天下士頗衆其亶習趣尚抱[illegible]展施亦各識其髣髴而好書之酷者莫高唐姜文博若也文博聞蓄法書者善作書者不計遠近[illegible]暑或塵沙障天雨雪載塗僕僕亟走往觀之購求

之見則喜津津發眉宇間至忘食寢得之則如載重寶以歸或中夜起篝燈弄玩不能釋吾嘗戲之曰書癖張天駿嘗目之曰墨淫其所蓄古刻外國朝名筆累篋盈几堆牀積庋噫何其多也盖其行已孝義交與不苟藏書善書者亦莫不樂與焉予嘗事筆硯窺漢晉諸家緒餘功不加而手不隨推鄙無似文博猥以知書日相過從點劃頗可時或見收而喪志之戒告之瀆矣文博今待選天官且將歸省復欲有言夫友以觀善爲益言亦末矣尚何喋喋哉無已請以書喻夫書作於人而妙於天故時播而求傳行出於人而弗幾於天雖州里弗愜志也行弗藝若輕重淆矣盖好藝者適篤行者德德猶菽粟也適猶果茗也去菽粟則饑而死去果茗而饑者未之有也文博涖政伊邇德以得已且將得人誠以所好反諸內則益榮益遠顧不播於時而求其傳哉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二目錄

記

味道軒記
竹梧書舍記
著齋記
吟風弄月臺記
蒙川館記
重建橫浦橋記
司馬莊記
椿庭記
滋德堂記
微酡處記
吳母鮑氏畫像記
李相亭記
梅嶺均利記
歐陽文忠公畫像記
張氏墳記
古井記

銘
恩壽堂銘　雙壽堂銘　吳翁壽藏銘
進脩書屋銘　重恩樓銘　端硯銘
倭硯銘　馬肝石硯銘　銀星石硯銘
龍尾硯銘　漆查硯銘　硯盖銘
贊
丘瓊山像贊　左吏部像贊　余孟圻像贊
陳退菴贊　王養素像贊
東門三事贊
自贊　王安人像贊
箴
言箴
傳
東平劉節婦傳
楊義士傳
守朴子傳
楊孝子傳　上海節婦傳
友山居士小傳
卷三目録
雜著
恥菴說　稼軒說
張鍊名說　韻辯
靜怡釋　培善堂說
原訟　寫騷亭說　荆南漁隱對
猛鵲志　同年會誡　異龜志
六同詩話　睡巫志　志夢
書
玉枕山詩話　鵲巢

與李知縣書　答彭都憲書　復趙提學書
議
議積荒粮　議水利
哀詞
哀張聯芳辭　哀張御史辭　哀李欒城辭
哀鄭豐城詞　哀陳編脩母詞
哀陳菊莊辭　哀陸廷芳辭　哀某辭
祭文
祭姚家宰文　京畿演武廳祝文
祭王雪航文

記

味道軒記

道有味也聖人安之其次樂之其次嗜之其次知之由而弗知者衆人也悖而弗由者吾不知其何如也自世降道裂知者蓋鮮傳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苟弗能知烏能味其味哉天台陳君士暉與予同會試京師嘗以味道軒記見屬予大其志雖其事記未作也尋遊國學與之比舍日共起處竊見其薄於世味萬於義理衣屝蕭然室無

長物其中則充充然未嘗少挫其氣士暉其知道之味者歟聞士暉乃閩藩方伯員韜先生冢子也先生敭歷中外位至方伯以世俗觀之士暉宜飫膏粱厭紈綺都騎從沉酣富貴間而不以為過者今乃反出寒畯下而又略無不足意士暉果知道之味而味之者歟昔仲尼以顏淵為近道曰屢空道無不在也豈專於空哉殆厄於空者易動於物非幾於道者不能不動也噫若士暉者真能味道者矣俾予記之無佞辭無愧色記可不作乎所愧者識汙辭鄙不足以發其道之腴而益其味之雋耳抑聞道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宣猶之食芻豢飲醇醪自有其味不可語諸人也所可語者特鹽醯之猶糟粕之末而已雖然吾於士暉終不能已於言也誠能毋溷異味毋間須臾則將益嗜而樂之則知之又不足言矣其進孰能禦哉請揭諸軒壁以為記

滋德堂記

金山掌教慈谿李先生宗貞以滋德名堂命其徒段璉遠來徵記予受簡而閱之作者衆矣記之詳矣尚何言哉然不容以不答也姑復之曰德之在

人猶苗之在田農夫懼其熯也則溉之懼其潦也則疏之懼其瘠也則耔之懼其蕪也則薅之懼其蝝也則除之又社焉蜡焉祈神之保之皆所以滋長乎苗而冀其獲也君子之滋其德豈農夫之不若哉世降道敝澆僞日甚人心之害不止苗之害也則所以溉之疏之耔之薅之除之凡所以滋吾德者無所不用其極庶幾德日以滋也怠則舍苗而弗耘躁則揠苗而助長斷無獲已故良農不以風雨泥淖而輟功胼胝皸裂而告勌君子不可以造次顛沛而或戾其德然持之有要其惟敬乎嗚呼敬乎具在方冊未易以言也言之易未必能敬也徹內外一動靜洞幽顯貫始終而無間能敬矣敬以滋德其猶農之器乎舍器無以爲農舍敬無以爲德聞先生之究心於是有日予竊惑焉夫梓匠輪輿舍規矩斤鑿而事農則求老農而問焉閑於農者無待於問也先生經史傳業簪組連輝濡染之深講習之素尚何僕僕問人爲哉誠知德之廣大彌綸兩間鐕鎋萬善非區區一農夫之事可髣髴歟雖然予非知德者無以爲先生益詩曰無佃甫田維莠驕驕請銘諸堂壁以爲滋德之一助

竹梧書舍記

義興山水之區也勝聞古今樂遊而願居者衆不特杜牧之蘇子瞻輩人也予每聞銅官芙蓉琅玕諸山善權張公諸洞潘湖湃洌罨畫荆溪諸水則歆動于懷而未暇一造今年獲會蔣悅仲學于京乃義興之世家也就而訪其詳焉則惟曰竹梧交陰書舍其間趣味攸適不可置言初不知天壤之大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晦冥之交風霆霜雹之變何如也溪山林麓洞谷城郭尚何知哉予愕然驚且疑豈仲學嗜學之篤潛心于内而忘其外耶仲

舒下帷而三年不窺園者似耶雖然潛心于内者殆不知若竹若梧也書耳殆不知舍也舍耳殆不知書也古今聖賢英豪俊傑成敗得失離合當否殆亦不知也一勢耳殆不知勢如何也一理耳殆不知理之在吾萬古而前吾今而後在人在物在時在數渾渾於吾心耳窾而目目自視窾而耳耳自悶耳倀倀耳窅窅耳窾而手手自持肢而足足自奔聽窾而口口自味肢而手手自持肢而足足自奔趨吾而忘吾斯之謂内也仲學大而不知天壤間山水何獨得於梧竹之深耶豈若周子之庭草明

道之盆魚耶不然亦外矣夫學莫先於道道載於萬物萬物皆道之形体也得之於日用動息視聽蹈履間皆吾進學之資也何止矻矻乎塵編蠹簡朝含暮咀古人之糟粕耶伸學意阻起而三謝且曰先生之言廓然發我矇矣請筆之書舍昔子瞻不負將之奇之約終買田築宅以居義與先生果來遊乎不徒山水之勝得以發舒一洗異時塵土也吾竹梧書舍中趣味亦得以一寫矣遂記之

微酡處記

浙水間有偉士焉曰用亨江先生志薄雲天而學究其實名播遐邇而職甘於卑人莫測其何如也嘗過華亭張弼而告曰吾有樂賓僚之所署曰微酡處吾適吾情吾恐醉之禍人子爲我記之弼喟然嘆曰聖賢之心不易知也然嘗一勺之鹹而知海之味睹一隙之明而知日之光舉一言之微可識全體之大康節邵子嘗曰飲喜微酡邵子之心(數語皆申外生意亦大議論)其有所憂乎日之方中憂其昃也物之方盛憂其萎也世之方泰憂其否也事之方亨憂其窒也陰之方長憂其剥也飲之酡則憂其醉也憂其醉之禍則謹其醉之漸微酡而止其樂也永惟邵子其

先天下之憂得天下之至樂者歟或謂邵子之學出於陳圖南輩然圖南乃獨醒而不知酒之樂者不可以語此世之饕富貴而不返者則溺於樂而不憂其禍一醉日富抑又不足以語此夫人知醉知醒而惟微酡非知易者不能知用亨讀易而工履易而順人方以高官重祿望之乃僅取一教官而往不獨醒不日醉樂微酡者也其有得於邵子之意哉視彼沉湎顛冥號呶肆逸累其形弊其生毀其成者相去盖萬萬矣用亨持是心而進而大夫而卿輔皆微酡而弗之醉吾知其免夫憂之及也用亨曰諾他日胥會於其處慎毋浮以大白

著齋記

事親之誠自然之衷也自佛氏入華喪祭禮廢誠散而滅知者鮮矣聞古經如在如存之語若誕謾文飭且驚且疑嗚呼天衷民彝陷溺甚矣有能特立獨行以盡事親之誠者君子寧不亟與之乎錢塘鍾季珎氏宜在所與也季珎名頤早聞其父時事則凝思惘惘冀若得一見之事母孝母卒喪祭如儀不御酒肉滋味者三年哀慕之思彌久彌切或若在母傍笑語唯喏趨走奉承焉其甥禮部司

務項君文祥篤行士也每於縉紳士夫間道之縉紳士夫題之名其齋居曰著屬余記之余撫几起曰若斯人者可與讀古經矣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其信然乎夫著者心之誠親之攸在也紀昌學射久視懸虱大若車輪虱豈果輪若哉精誠之至著於心目間者至微而至鉅耳是猶未也舜見堯於羹於墻堯胡爲而在羹墻哉誠而著也方今庸愚之夫狃於習安於誑夷狄之鬼了無相涉而謂其能出光怪降福禍彼誠之所施一何悖繆哉人子於親一體而分罔極之恩匪言而知發於天衷之

自然耳有見有聞夫豈人之誑我哉古經之言盖先乎天下萬世之情而發也季珎之所著何如誠之所獨得不能語諸妻子也吾爲子記吾道吾誠知不相遠耳齋居之規構見者能述之予可畧已嗚呼安得所在有季珎輩相與復古也夫

吳母鮑氏畫像記

新安吳斯能氏生廿月而母鮑氏歿歿且四十餘載矣追慕罔極惓惓不忘嘗涕泣而嘆曰母以生我而我不一識母天地間我何至此極也適來華亭與善繪事者周鳴鳳交乃以情告乞繪母像以

虔事焉鳴鳳復之曰寫神之法毫髮不似則爲他人吾素不識公之母何能貌其髣髴哉斯能慘慘然意沮而鄉貢進士張天駿解之曰丁蘭刻木肖母以事之久而有血氣之徵焉木雖肖母豈眞母之身而有血氣乎惟人子之誠孝有以感乎焉爾蘭母以形肖猶之可也堯没而舜慕之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見堯于羹羹墻豈堯之形似哉見之者舜之誠也斯能欲繪母之像以慰思母之情雖弗甚肖不至羹墻之弗類也以像求母不亦近乎斯能泣且拜鳴鳳乃繪之繪畢徵予記噫天駿之辨當矣是盖人子終身之鉅痛爲是甚不得已之計耳像可泥而弗作乎借曰斯能之過計亦過於孝耳君子寧忍咈之乎且使誠孝如舜如蘭又寧不眞有所見或徵血氣之徵乎遂記像之所由作於上鮑氏生於洪武乙亥没於永樂己亥時春秋二十有五云

司馬莊記

司馬莊者吾兄椿庭翁別業也以武庫先君遺命置之武庫乃周官司馬之屬故人稱先君爲司馬而名莊以之記所始也兵部四署弼遷歷武庫武

選車駕者十年今吾子弘宜又觀政職方或謂三
世司馬其名莊之符歟孟事有佩然者也莊前有
橋亦以此名聞諸父老曰舊稱馬村橋孟亦有因
耳椿庭今以莊付子弘直治之弼爰其地臨曲水
潮汐通利歲得常稔一可樂也俗尚儉樸不譁競
趨薄不睹博爲偷二可樂也與姚氏世醫林樾相
望其術大行俗不溺鬼三可樂也椿庭嚴家法謹
禮教斥淫祀弘直能守之遠近能化之四可樂也
孔曰里仁爲美候幾乎近之則斯莊不徒以官稱
也念弼來守南安飲餞于莊親戚內外門生故舊
咸在亦常有詩矣記未作也今又四載始克
記之是莊初無輪奐之美游衍之華而穫有
塲積有倉賈有區泊有步蹺有圃魚有沼濟
有橋即司馬橋也是爲記

吟風弄月亭記

周濂溪先生爲南安軍司理時適程大中爲
通判因遣二子從學而卒有得焉以繼往聖
開來學而垂萬世太平之術即明道伊川是
也故南安府有道源書院於學宮之傍固足
以表著之矣然昔之軍治即今之府治三子

衣冠容與於斯者非一日階墀堂序尚遺舊
規流風遺韻未盡泯滅後人朝夕於斯寧無
感觸而景仰乎故因府治內廢臺刊除草木
甃砌而屋之顏曰吟風弄月臺盖據當時所
記濂溪志趣高遠常自吟風弄月程子亦云
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可見襟懷同一洒落不可以勢利拘也
或謂周子政事精絕程子爲政上下響應使
遇焉則伊周不足多舍此不及而乃表其吟
弄風月將與騷人墨客流連光景者同科耶

噫難言也昔者子路輩咸欲得國而治之孔
子獨與浴沂風雩之歎將無意於用世澤物
者耶豈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則
隨事順應斯與天地同心而萬物安之耶吟
風弄月者舉一端而全體以著大用以該所
以安百姓育萬物者實不外是其政事精絕
上下響應不自吟弄中來耶彼流連光景者
似若彷彿其致天壤矣噫是誠難言也非淺
陋所可窺也姑書成語揭之於臺天下後世
必自有眞識者在謹銘之曰

周程有堂永鎮玆府登勿乘輿燕勿歌舞先哲之遺孰敢戲侮圖書左右風月今古曰敬曰誠闢我門戶澤物洗寃昭哉仁武遹追仁武斯民父毋庶克事天弗愧守土

李相亭記

孔子曰才難然才而遇時者尤難也此所以雖有願治之君而不得以溥其澤民物之失所者恒多志士閱古賢遇時處變之跡從之遊又詳考其操履設施應時處變之跡而求私淑于千古之下焉況游履所及音塵

可想而忍忽之乎若宋李忠定公在徽宗時英才卓越已大有聞遇時之否掣肘莫展至南渡一試聿成朝廷未幾亦沮所以宋之讐雖終不可雪中原終不可復民物塗炭之極以至胡元入華衣冠掃地而爲開闢已來之大變焉嗚呼才而不遇有如此哉盖三代而下人才之盛莫過於濂洛諸君子之外有韓范富司馬爲名相南渡以來則公一人耳故當時公論稱其爲不世出之才後世史官亦謂有諸葛孔明之心者嘗至上猶縣護教寺

蜈蚣硤俱有詩豈爲江西制置時行部至此耶抑竄萬安軍時偶遊此耶遭變既屢故老無傳其所自撰置制錄亦已無考盖莫得其詳也然以不世出之才而辱臨遠邑有志者恨生也晚不得瞻望裳舄爲歆而忍忽而不道耶縣學之後山舊名龍歸坑弼惡其不稱易曰騰龍嶺同知蒼梧李榮率官屬與耆俊登焉以賀茲山之遭遂擇勝建亭問名於弼弼曰李相亭不惟致景仰之私且使士有所法又以洗僻邑之陋也噫公之遇不遇天下之幸不幸也天乎人也尚何計哉公名綱字伯紀祖自邵武始遷無錫父夔任華亭尉而公生忠定其謚也

蒙川館記

宋之季世有蒙川先生劉黻字叡伯者爲太學生時劾丁大全之奸安置南安軍乃接濂洛精切之語輯濂洛論語若干卷又有問梅集蒙川集若干卷其學一以濂洛爲主者及起而任御史爲侍郎尚書言論正大剴切足

濟當時可謂不負所學者雖時不之日垂訓亦遠矣及宋將航海委身與陳宜中俱至羅浮病卒而家死於海信其以身任道非當世之苟祿偷生輩可擬也南安之東山有泉正易所謂山下出泉蒙與其號合先生豈因之而爲號耶豈其家在永嘉之鴈蕩別有所因耶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志亦可見矣弼遂屋於其上題曰蒙川館以旌先生之跡勵後學之思館之前繚以垣垣之門題曰半山亭枕橋橋橫澗下自東山佳處上至寺之巷雨樓磴道盤紆正及其半秀樹奇卉泉聲鳥韻四時朝暮不可名狀有精郭景純之術者曰館正坐山之勝處故又以此表之雖然特以先生之正道讜言委身家以殉國不徒爲濂洛之名足以聳後學之天衷維斯世之民彝耳若山之勝殆何處無之耶或曰半山之名同於王安石之寺將爲人所嗤詆此不然嗤詆安石正所以崇先生之道也但世有冒濂溪之名而懵其道高者乖刺下者迂愚將若爲先生之辱耳然則豈爲優孟而併僞叔

孫敖耶顧吾之爲者眞僞何如也遂書于館之壁以記之而先生之祀則與劉安世諸公同享於寓賢祠矣

重建橫浦橋記

橫浦橋乃南安之襟喉天下之通道也其初無考自元至今修建大畧具見郡誌成化甲午毀于潦知府姚旭欲修而代去章綸繼之將成即傾戊戌夏弼至而備詢成毀之故盖山水暴漲頓起數丈浮菹巨木蔽流而下撞擊橋墩勢逾萬牛少有罅漏則莫可支此所以難爲功也況先爲橋墩者疊石四周實以沙土石子遇水流轉何能爲固又當橋之上流沙洲歲積高塞半江水勢擁併益不可禦故隨成隨毀虛費浩繁卒無成績弼鑒茲弊先開沙洲使江面既濶而無擁併之險中流之墩悉實以巨石灌以石灰四周罅縫嵌以生鐵兩岸石址與中流五墩既成先架木爲藪諺所謂喜鵲藪是也隨加巨梁梁上加亭亭覆以瓦亭下護梁甃以石子盖南安以驢爲生非惟木不能當而瓴甓亦不耐也亭有

欄設爲賈區而收其入凡爲亭三十間長三十丈濶一丈八尺較舊高廣皆加三尺石惟用青木惟滋舊有佛像鐵犀厭勝之具悉弃不用盡人力而不惑民志也凡賈區所收歲供修葺持火有禁以防不虞經始于戊戌冬仲至明年冬季始通行又三年始克悉完其費徵於前官募於民而未徵者又以梅嶺鹽稅因是而民屋於沙洲而阻江水者撤之隄其岸爲通濟街又歲役軍民數日以開沙洲皆所以保此橋也尚賴後之守此者加意焉亦

郤之要務也故不復牽綴文義而直書其實云

讀前臺與亭館三記可以知先生教民之心讀後橋嶺二記可以知先生治民之大

梅嶺均利記

梅嶺道路乃南雄南安兩府共給其役共享其利者故騾驢馱載少壯擔負皆於中途博換盖爲民情土俗以爲定例自前代已然而洪武初亦因之而設小嶺中站遞送官物公私皆習而安之無所爭也自景泰初因軍餉故以南贛皆爲廣東行鹽地方則南雄之貨

過嶺者益多馱擔者可得厚利南雄之民始創南貨過北者直至南安城下北貨過南者直至南雄城下之議其議侶公未悉委曲故官無確斷民起私爭殺傷狼籍文移旁午商旅不通兩府交病凡二十年間屢斷屢爭卒無寧歲盖由未盡委曲不知中途博換之故斷斷不可易也其故何哉盖北貨過南者悉皆金帛輕細之物南貨過北者悉皆鹽鐵麄重之類過南者月無百馱過北者日有數千過北之貨偏多則南雄獨擅其利矣南雄擅其利而應夫役之常固宜南安既失其利而夫役之常則不可辭無利有害將何以堪此民之所以必爭雖嚴刑重罰而不能禁也伊欲禁之夫役之害伊誰代之必共享其利斯可共給其役自古中途博換而不暫易者其中委曲乃如此不明乎此所以久而未定盖彼此交往者天下之通論中途博換者一方之事宜既合事宜即爲通論矣豈能容偏私於其間哉弼自成化戊戌夏到任軍民男婦號訴者日數百徐閱成案既爭而斷既斷復

爭由當時文移鮮得其肯綮致是紛紛也遂據父老之辭明利害之要者達諸江西廣東藩臬與巡歷鎮守諸處乃各以藩臬之行部者躬蒞其地而議之期會弗齊又久未諧乃是年十二月三日廣東按察司僉事某州趙公弘檄弼至中站會南雄知府貴溪江公璞合兩府耆老及凡沾利之人一一俯詢而公議之咸交口合辭曰自古中途博換兩府利害皆得其中近欲變此例者居近中站之民利心無厭之私也不可爲私例而變成法遂斷以一依中途博換舊例軍民驩呼而退江公即曰非紀之於石又將有私意變亂者予紀之未入石而南雄陳通又匿情以奏時當道者識其誣而駁之劄下兩布政司各府詳勘而皆以成案報盖無復可施行矣而今而後南雄之駄擔者至中站而止南安邱舍之家不勾致其來則各守舊規而爭端永息矣舍此無策以案牘之繁蕪而難閱也撮其要語文之於石以告後來守土之君子云

歐陽文忠公畫像記

歐陽文忠公像其六世孫其識於旁曰守滁日所寫中書舍人長洲李應禎得於京師南京太僕寺丞義興李瑞卿見之曰吾官署在滁公廟祀在滁此正滁人之所想像而願見者遂摹以歸同寅協謀刻諸石以永厥傳滁人之思爲弭記之弭拜手而言曰噫公在當時願見者固多未必皆儒紳君子也雖販夫爨婦亦願見之此好德之恒心也然儒紳或厭見之何哉忮心也忮心一生則聖如孔子賢如孟子亦將毀之何所忌憚哉逮其身既沒其道不墜則雖有忮心者亦順其恒矣所以聖賢多奇於時而卒重於後世也彼忮心者當時人亦厭見之後世又厭見之於竹素間寧有畫像傳世爲人所快覩者耶則邪正之得失較然矣衣冠之流盍思所以少警哉太僕諸君協心以刻公像亦見所趨矣法當率連書之

張氏墳記

張氏世居華亭之砂蕩里所居與隅相距四十餘步古桓盤欝仁杏森聳者祖墳也始祖斗山先生而下四世葬焉前瀕于水不可復容曾祖守株先

生別卜此地當所居之艮隅隔水相望一矢許紆
途而南轉則二百二十餘步既塟守株而下二世
景泰庚午塟先母胡氏安人今先君村居先生合
塟焉其地四面皆水南則通途於水之陽度水以
丈其袤六十有九其廣二十有二近北樹而爲兆
域虛其前爲祭田且俟後來所塟也以畝計之一
十八畸三分九釐秋糧每畝豆一斗四合而加耗
七合三勺凡二石四升六合四勺而所徵或麥或
布近歲則併於粮亦以米輸蓋土壤高燥惟宜早
穀故版籍謂之地而糧稅止豆麥今所耕水稻過

半俗謂之田人工脩耳守株先生嘗曰塟此有五
宜高燥平衍水潦弗溺一宜塟去浦既遠無潮汐
衝齧二宜塟地勢幽僻無戎馬蹂轢三宜塟溝塍
既定不復築四宜塟地非膏腴畊犂不競五宜塟
子孫雖富貴有地可容無爭更創種樹毋揉削聳
直治墳毋虛飾侈麗聳直侈麗盜之招也有力惟
崇其封焉世謹遵之今所治先君墓惟刻墓表一
碑於道之左虛其右以俟褒贈
勑命從俗以義也吾兄汝輔命作墳記於是直述
其詳勒諸碑陰嗚呼自祖宗來守儒業農言載於

茲保有一丘以安體魄其所以望於後人者何如爲後者將嗣而葺之乎抑利而售之乎棄爲閑丘隴乎不敢知也不忍言也而凡仁人君子則亦將有動於衷者矣

椿庭記

吾家居松之東海上白沙里宅多竹樹樹之大者惟椿有逾拱者逾抱者及合抱者前後森列濃陰翁然嘗聞先君武庫公云昔有一鼠大者垂陰於溝東道上行者倒影入室中時以爲異盖即塔影入人家之類物之高者往往往有之惜爲颶風所仆其蘖亦復如是予尚及見合抱餘者八株頃以更造室堂而伐亦或因風而摧後出者相繼環之外垣實聳一方之觀先曾祖守株先生治室名中楹爲主誠草堂東爲吟窩西爲椿庭正以大椿在庭也題扁手墨尚存吾兄汝輔寢處其下遂以椿庭爲號然莊子以椿散材而壽世之散人多儗之寶氏有靈椿一株之句世復以椿儗父吾兄之號雖無取於二義而亦無不該焉吾兄孝友而謹於禮遵奉家教釋道之流鄙俗之論譁譟左右屹不能奪勤儉正家鄉隣取則佐理門戶而弟姪輩咸得

以事詩書固非散材也今年五十又七而身後事
咸悉自備人又以爲達云弼從大夫後寓京師不
見者動輒數年近書來急欲訂家訓爲子孫法禁
覩椿庭居士之號遂記其實且將徵諸詠歌以備
其事焉作椿庭記

銘

恩壽堂銘 并序

恩壽堂者封刑部主事遼陽丘公所居也公與太
安人張偕老以子霽貴而膺封故作堂以侈上
賜介壽考也然恩雖出於上實天道陰隲之攸爽
也壽雖本於天實上之極建攸錫也天人之際交
相與者如此曠世之盛舉也華亭張弼乃拜稽首
而銘于堂曰番番二老天錫難老錫爾難老惟
天子克保番番二老荷天子寵靈荷茲寵靈惟
天其克成於天匪私於天子匪暱相爾二老克慎

厥德厥德克慎厥子承式肆維天人交與互申爰作此堂以昭孔神稽首拜嘉　天子萬億　天子萬億天其永宅咨爾後昆曰釁曰惇惟　皇之澤引於無垠

雙壽堂銘 并序

勑封中書舍人周先生與太孺人胡同享高壽遂以雙壽名堂然壽雖出於天實君上之所制古語曰堯舜之民仁壽桀紂之民鄙夭蓋惟建極之君能歛福錫民也我朝　太祖高皇帝肇建皇極聖纘述益隆深仁厚澤涵煦萬彙百年于茲仁壽之効惟日丕著若中書公之伉儷偕老榮享祿養亦其徵也其子太僕寺丞庠禁直之暇屬弼銘其堂以祈二親遐福以昭　聖上恩意以垂無極弼謹拜手而銘之曰維堪覆我維輿育我維后皇穀我匪后皇德覆育乃斁民物斯蠶實維后皇以食以匡錫我壽康壽康九有而伉儷偕壽皇澤加懋弁芾章章帔茀煌煌既壽且昌乃基乃搆表厥純祐蘄永弗負維壽彌隆維德彌崇維人之恭維壽彌益維德彌積維人之則予弼作銘告爾在庭永世靈承

居易翁壽藏銘 幷序

吳江蘇之屬邑也邑有九溪吳氏世居之以豐財謹禮有聞有居易翁者名政字思德邑之彥也年甫六十有八於所居元圩之原營置壽藏其子瓛璠璠皆承志畢力璠由鄉貢進士會試于京乃來徵銘予謂樂生而諱終者昧不足與語達也烏鳶螻蟻弗計者蕩達之過者也人子全歸者如是乎翁爲壽藏不昧不蕩庶幾其安矣豈愛身之過乎乃爲之銘曰維吳之由派於姬周何眇緜兮厥彌寰區皆原於蘇其藪淵兮九溪之吳碩大以敷允攸傳兮迨居易翁處坦遜崇其尤賢兮夷曠昭融晝夜始終知吾明兮載度載謀以營樂丘期委形兮連山遠閟清流四環億世其寧兮

進脩書屋銘

君子之學慎厥內外內外克慎斯學之大其內伊何忠信是經其外伊何脩辭立誠忠信進德脩辭居業交互相成內外混合匪峻陟天匪深涉淵坦坦夷途明明在前勿爲習移勿爲欲窒迅發爾車毋愧斯室

重恩樓銘

天恩如海臣心如石惟義有方奕世無斁

端硯銘 并序

天順己卯至京師涇州守嘉善劉侃克剛遺此成化辛卯銘之

吾書不古若差爾[illegible]勩吾迹無定居與爾俱詣不惟爾之名耶爲誰[illegible]之礪

馬肝石硯銘

匪赤匪青端溪之美如池如陂筆硯之宜隅廉以峭恐德弗肖質重於厚永傳於後

銀星石硯銘

質若薄也確確者不可得而磷外若晦也星星者不可得而隱傳曰簡而文溫而理吾斯之是信哉

龍尾硯銘

直乎躬厲乎隅若不可以容錙銖然窪乎池洞乎虛其君子之似者歟

倭硯銘

黙然而黑濡然而澤匪徒夷錫實陶華德君子用之維民之滋維民之滋維國之毗

漆查硯銘

漆之餘澤玄之攸萃匪輶以携實墨之類我祖我

遺我甞爾累滔滔炎炎爾同我畏銘以詔後維斯之貴

硯盖銘

用於南徒以爾爲玩用於北實以爾爲扞隨硯以北南勞逸之攸判也

壽鹿杖銘

予過湯翁之屋玩壽鹿杖盖竹根宛然如鹿踞杖耑爲銘之

彼鳩弗咽兮匪鹿斯壽彼鏤而成兮匪生之秀扶老持顛兮唯天之祐

贊

禮部侍郎判國子祭酒瓊山丘先生像贊

嶺海英靈廟堂梁棟趨時若怯嗜古斯勇學問山積海涵議論川流雲湧典文力輓淳雅之風作史力主正變之統施政酌上下之情而致和脩禮觀會誦之要而芟冗故雖旁窺乎百家而其要殆弗戾乎一孔者古所謂博雅君子先生以之

史部郎中盱江左時翼像贊

其外也欝欝如陶陶如如晴雲出岫其中也奫奫如班班如如春陂蘊秀盖學無不窺而要之於經

政無不通而本之以厚（匪徒）爲國之華也尚徯觀其所究焉耳

陳僉憲退菴贊

一忠自恃百挫不迴無怨無悔吳山與巍

俞孟圻像贊

其外凝如其中廓如其言抑如其履濯如孔子云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吾其斯人而見之寧不爲庸俗之礪石歟

養素王用賓先生像贊

葛巾卉裾海堧之癯孝弟詩書世傳之儒所以軒冕接之驕謇式祛鄉里化之左右兢趨此青林王養素先生之像也而吾言豈諛乎哉

自贊

爾視弗遠爾貌弗揚爾德弗固爾才弗長拙於趨附似簡癖於嗜古似狂人弗知爾弗自反爾弗知人弗自蘉雖爾所慕忠厚正直視爾所履曾何有得沉浮郎署鬚髮已白顧像增慚庶求去慝

內子王安人像贊

所常者不侈不逸所異者不妬不嗔此吾之妻而今封安人者也

東門三事贊

三事者何詩也字也棋也吾郡東門素有俗習致詩窠棋囤字倉塲之諺予欲成其義也爲之贊曰郡城東闉俗阜且文篇章湧霧翰墨屯雲閑雅之戲棋亦超群風騷遺音張王格力奕秋之能亦來賞激故諺有言遠邇曷敵駉頌無邪筆諫正直爰茲勉旃聿躋于極彼奕之攻聊資戲劇

言箴 弼弗明於學舉多放言因箴自警曰

易言縱口咎言痛心已克不力病根日深過曰能改德猶可欽知過弗改乃獸乃禽庶幾夙夜毋忝厥箴

傳

楊義士傳

天順間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覘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寃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塤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而爲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 駕留虜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之役乃能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及 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

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　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而仍送衛獄而達因是欲盡去異已者乃緩塤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塤佯諾之達遂以聞命中貴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塤乃直述所言皆由已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證毀未幾　英宗升遐言者斯劾達罪舉塤事爲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而代達總衛事成化初脩　英宗實錄稱塤云塤字景和楊氏其先某處人父爲漆工宣德間嘗遣入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塤遂習之而自出己意以五色金細並施不止其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眞爛然倭人見之亦斲指稱歎以爲不可及蓋此天姿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有造妙處故其藝亦絶出古今也既不避權奸爲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焉　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爲

而爲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使雖公論發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塤者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長裾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低徊淟涊甘爲之掃門捧溺無所不至而覼然自得誇譟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聞塤之風亦可少愧矣予來京師國子祭酒鄉先生陳汝同曰楊塤眞義士也吾欲爲之作傳先生沒而傳未作弼故補之不特爲塤計也庶亦勵世之頑鈍無耻者云史傳未必如此詳密殆不可無作者

楊孝子傳

楊孝子淮陽人名昊字克彰然鄉族之長老交游之士夫未嘗名之字之雖田夫市卒廬兒爨婦咸呼之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之名達諸京師聞諸四遠也盖孝子天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極恭父蚤世而哀毀甚母陸慰解之即強顏以慰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腴膶饋必如母志母酷愛其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以顯

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即告母嘗愉色婉容在左右以安母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隣之秀彦必以躬行孝弟爲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諭之弗改則勵聲斥絶之母嘗病醫禱無所不至晝夜未嘗安寢飽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遂廬於墓側哀絰不解晨奉櫛巾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少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烏爲之翔獸爲之伏左布政使蘭陽丘陵時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紘時爲都憲鎮淮聞孝子名廷得其實遂　上聞旌其門則孝子之名益彰大矣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烏紗鶴髮徜徉京邸以就養老而不衰人以爲孝道之報　東海張弼序

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居處指其里巷噫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考其事親則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初無剔肝刲股之奇白烏紫芝之瑞也噫此其所以爲孝也得曾閔之遺者耶不皷虛以釣名惟踐其實也若廬墓之事禮經所不載未可以爲訓特孝子之誠心可矜也故備錄之

觀此知君子之立世在實行不在名

東平劉節婦傳

節婦張氏名某東平劉實之妻也既嫁甫三日而夫歿時年十有七耳慟絕而甦即斥去脂粉之具華靡之飭凛然以節自持雖幼穉童子亦未嘗輕與言接舅姑父母皆憐之勸其再適節婦輒大慟以頭觝壁求速死左右挽而止之又潛爲自經計防之弗懈久而斯已由是父母舅姑各搖手相戒不敢復有他言節婦稍安惟麻布裙襦終日一進蔬食而已勸之加食答曰我惟待死何以多食爲俄又值母温氏没悲號益甚奄奄殆弗起又念舅姑日就衰憊夫弟曰敏曰怡者俱幼無以爲養乃強起躬織紝課僮僕畊稼以供甘旨舅姑歿如禮喪葬育敏之子銳爲後教之學嘗夜讀無燭躬爇薪而執之以煚銳亦奮勵有進今爲州學博士弟子員正統初傅某爲州守廉隋莫敢干以私嘗詢節孝可表者名縣以名上得六七人傅訪察餘年乃揚言曰惟劉實之妻眞節婦也遂獨以　聞禮部議節婦年未五十例未可旌俟年至舉奏迨今三十年餘齒六十八矣始終一節不少渝州復上其事天子降旨旌表其門永蠲丁役節婦尚康強無恙

歎曰我守本分耳此非所望以光大劉門者在予孫讀書學業何如聞者韙之　華亭張弼曰予在兵部聞僚友武城郭文瑞六吾究府諸州縣稱節婦者有矣百年來唯東平劉氏尤難能也蓋初婚即寡又力貧以養舅姑以及二叔劉氏之家賴以弗隊豈尋常稱節婦者哉所恨公道難行自傳太守獨舉其節去後三十餘年無復問者太守之所不取者反先得旌今之此舉乃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也又聞節婦本亦劉姓乃劉克已之女令祥符尹縉之姊也以其祖嘗爲張氏後許嫁時

姓未復故不知同姓之嫌耳噫此非節婦失也併著之以祛談者之惑

上海節婦傳

節婦上海人既嫁夫患風癩不起舅姑恐子喪而婦夫謀奪以妻少子婦覺密告其夫夫泣而遣之毋家遂携筐篋而去潜製喪襚衣衾夫既死其父母不以告婦乃棺不闔露置水濱盆俗之待惡疾者皆然婦聞之即盂飯瀹雞偕幼妹至棺所抱屍浴之斂衣衾闔棺設祭祭畢乃與妹訣即以巾幎面投水死嗚呼是可不謂之節婦哉惜無能舉白

其事者予聞之姚宗云宗不妄人也乃傳其事缺其姓名以俟（立此傳將以表勵世教姓名要不可終闕）

友桂翁傳

友桂翁資貌魁梧鬚髯循美平生好交結而重然諾嘗遍歷三吳遠走燕趙歸而嘆曰炎而附寒而弃朝而親夕而仇甚而銜杯則出肺肝以相示臨利則操戈矛以相戕皆友也豈世道愈變而下耶抑吾之不德而邂逅若人耶遂杜門掃軌若將終焉一夕聞風播桂香開戶視之撫掌大笑曰吾得友矣是老桂也不獨氣味可人而其節操不渝非桃李質也吾眞得良友矣遂大書友桂榜於軒人因以友桂翁稱之翁褚姓珉名元璞字松江黃浦之陰其世居也　東海張弼曰人之取友非徒以契好也政賴其規過納善以有益耳翁之友桂其何益耶誠有激也然其言又足以激末俗之人而不木若者矣故傳其事以傳於世

守朴子傳

守朴子姓任名穆字宗深其先蜀之綿山人少師希夷之後後有來官慶元之奉化在今寧波之屬縣也因家于鮚埼亭大父秩然生處恭處恭生杲

德世以詩書起家有甲科坊在鮚埼亭杲德生士林號松鄉文學爲趙松雪諸公所推重薦授湖州安寧書院山長有松鄉集行于世元季避地往來華亭遂定居焉松鄉生耜字子良仕兩浙鹽運分司官子季倫號養素以長子勉貴贈饒州府同知次子懋夫號清約即穆之父也其伯父勉由洪武甲戌進士歷府州布政司在在有能聲自號九知歸老嘗題畫於穆有曰穆姪英英獨快哉盖望其接武而起後竟落落不偶居松江城西慶雲橋東闤闠之旁也畧無闤闠之習朴然自守居室門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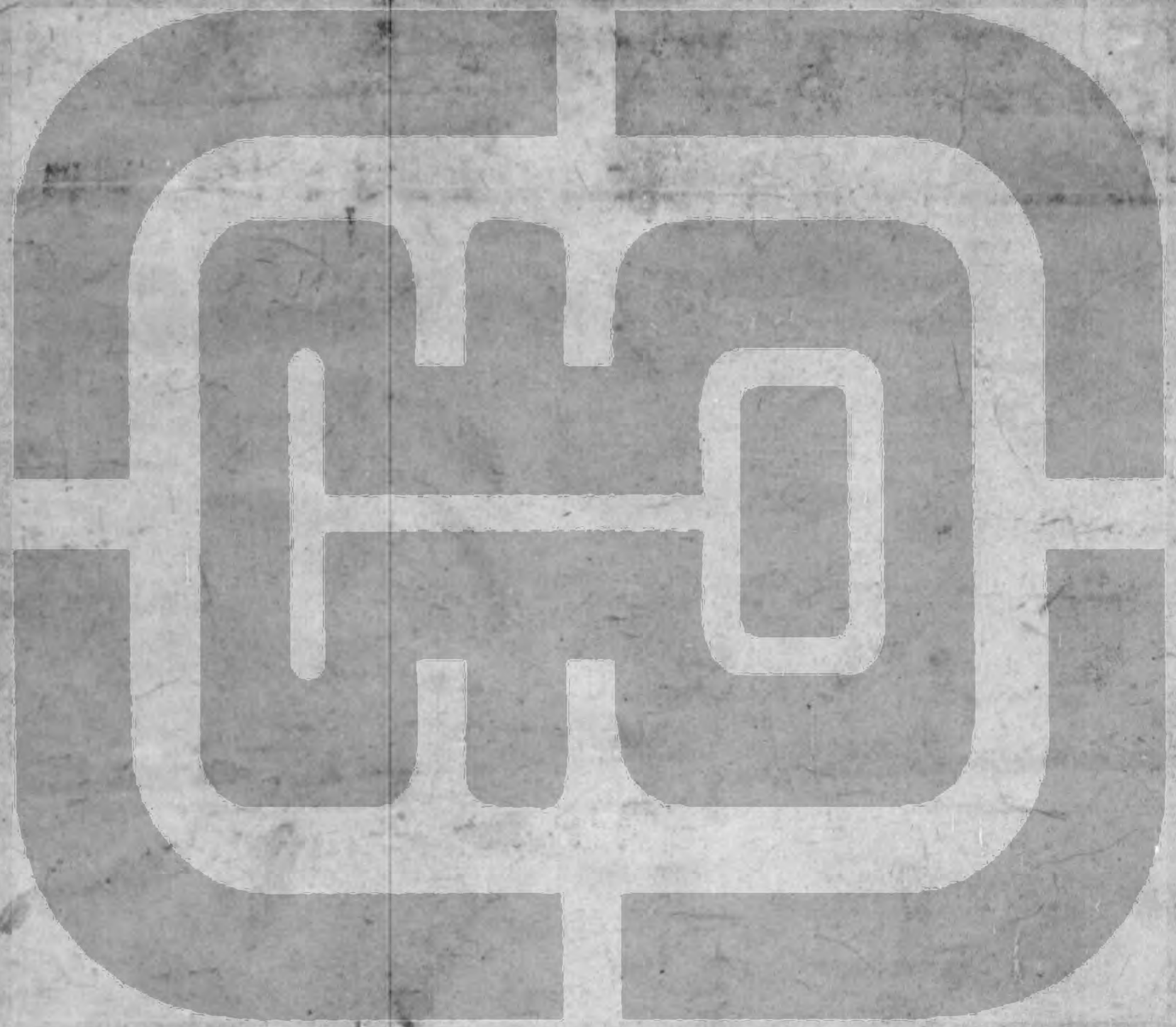
朴如也几席器用朴如也衣冠履舄朴如也言朴如人信之行朴如人服之且不自知其爲朴也人號之曰守朴子則應之且不究其號何如也今老矣遠近咸以守朴子稱之

友山居士小傳

友山居士張璞字廷采友山其自號也世居松之七寶鎮自少穎異沈默少長刻意于學凡聞人碩士即往資之人亦樂與遂以詩畫名而尤邃於易躬畊畝畝常袖一編以自隨踰冠謀擴所學遂肩一挑而出道嘉禾歷苕霅泛錢塘踰馮公嶺抵處

婺間遇佳山勝水名踪古跡則徘徊觀覽慷慨悲
嘯而自詫曰是正我胸中物也踰年乃歸學日益
大以肆知者爭欲薦之不就補郡弟子員時宿學
著聲者咸翕然推重有司飼以廩再試場屋弗利
且生理日益落居士皆曠然不以爲意正統戊辰
貢入胄監時祭酒四明陳敬宗剛方少許可一見
即留置內廂日接燕談尋欲就教職祭酒固不之
許居士以書陳情由是得選以優等授陳州學正
彼學綱久廢累舉無一人第者居士至以興教補
牧風采一新未幾一舉而二人第一方閧然曰見

掌教多矣張先生言不出口何其速化人也丁內
艱歸陳人懷之居士少有篤行大父東村翁久痢
弗治乃舁入城假僧舍就醫躬理便液衣不解帶
者月餘蓬垢皸胼見者憐而譽之或告之曰畫者
多贋古名筆以邀重價先生爲之坐炯得何束手
不自惠也居士麾之退曰爾非知我者士不可以
不義生況我窮不至死哉自京南還有同舟者兄
弟二人兄病亟且無所給衆欲置之岸居士諍曰
直於岸即死遂給其費而調護之將分途其弟慟
哭分必死居士復與僦舟又探白金資其行但曰

温州人竟不問名姓而去其廉而惠大率類此故人雖憚其猶介亦服其長者在陳撰淮陽志若干卷其餘所著甚富皆未緒正　東海生張某曰二十年來東吳詩學一變競以纖穠刻苦爲工作貴渾厚自然涵沈深遠彼亦弗悟近則有稍稍從之者彼說窮矣然居士之名頗爲詩画所掩又況能知其經術與其胞次悠然不可以勢利拘哉若其宦業則伊始元不究殆必有知之者

東海張先生文